五代史記纂誤補

余與歸安吳君胥石定交京師既而別去不相聞者十
餘年始見於西湖僧舍余要之至余慕晨夕相處因得
盡窺其藏而其著述多散佚僅餘族譜稿存
古今體詩一卷閒語余嚮在京師著有五代史記纂誤
補嘗栞之而燬於火余未之見也閒又屬余爲文次其
生平諾而未副尋移湖南重與別而胥石死矣胥石名
蘭庭乾隆甲午科舉人少承父學又受業其家牧園先
生於學無不博尤淹貫諸史鉤鈲刔抉精審詳覈既游
京師館大興朱竹君先生家盡讀其藏書會
朝廷開四庫館館臣校勘之役交倚胥石胥石又㝷盡
讀所校書此五代史記纂誤補之所爲作也胥石爲人

恂恂口吃閉發一語雜以恢噱令人自廢其在京師交邵二雲周書昌章實齋皆以問學著稱而胥石與爲頡頏比倦游歸里依余幕則年已老耳聾余輒歎其以良史才而窮困以老五代史記纂誤者宋朝請大夫吳縝著論者以爲有功歐陽胥石補其闕略大都參諸薛史者居多其版既燬桐鄉馮編脩鷺庭取原本屬其弟蘭史抄撮讐校而付之梓蘭史亦篤於學者烏虖自古枯槁宲寞之士抱殘守缺不憚顓壹志慮以從事於蠹簡之餘設無有人愛而傳之爲之張其言而表其緒則聲沈音滅後之人且欲讀其書而無從此余於鷺庭尤不能無感也余故略參傳例以踐前諾卽以弁其簡端其

它則已詳於胥𡠪自序之文矣嘉慶八年歲次昭陽大淵獻涂月既望同年弟無錫秦瀛序

宋朝請大夫吾家廷珍氏纂著五代史記纂誤其書久佚今

武英殿聚珍版所采集者以晁氏讀書志校之約存原書十之五六則其亾失者爲可惜也今年春校

武英殿五代史點定之餘不無管見輒取薛氏舊史參核證以昔賢緒論并近時人訂正所及錄而次之釐爲四卷因名之爲五代史記纂誤補其薛氏書及新舊唐書遼史宋史并短說雜記有及五代時事而語或岐出者別爲攷異之書不在此數薛史湮沒已久元明以來諸名公罕有見其書者故如漢隱帝紀明云初高祖欲改年號中書門下進擬乾和二字高祖改爲乾祐至是

與御名相符而後人疑歐史謂帝名同于年號當時雖不知禮昧不至此隱帝名當是祐字而傳寫誤祐晉趙瑩傳云瑩監修國史以唐代故事廢闕署能者居職纂補實錄及修正史二百卷行於時瑩首有力焉今所行舊唐書首列劉昫銜名蓋由昫所表進而論歐史者遂謂劉昫傳之監修國史即是修唐書皆由不見薛史致滋臆測今幸値

右文之世故書湮而復出使承學之士得藉以彼此推求披解滯結雖末學陋識敢覬有裨前哲抑千慮一得儻可庶幾

殿本向有攷證條

今上初備臣所撰附載各卷業布在學官無藉贅錄即事蹟離合其已具薛史攷證及通鑑攷異者概不復著若夫十國閏餘歐書本多不備且有遼史宋史及吾家志伊氏任臣之十國春秋諸書在茲亦間爲標舉不欲繼所本無爾朝諸著新唐書糾謬有字書非是一例勘校精密然點畫小疵或爲刊本偶譌茲旣經校正亦略不若其朝諸元書間有未審及刊本譌脫數條附之卷末蓋實事求是亦猶朝諸之意不嫌入室操戈也又薛氏書名五代史惟容齋三筆引僧道科目一條稱舊五代史記餘多不然若歐陽氏書則名五代史記今行本止作五代史而簽誤標名亦無記字均係近刻之譌云

乾隆四十三年十月日吳蘭庭書

友裕傳丁景福元年云太祖攻鄆友裕以先鋒次斗門鄆兵夜擊之友裕敗走下云是時朱宣在濮州是友裕敗走之後朱宣當復取濮州而史略之也

天子復立

謹案立當作位古金石文位多作立此不得援以爲說也

曾三異校定日殺崔允者朱友謀

謹案謀當作諒

四月甲辰天子至自西都

謹案薛史梁紀新舊唐書昭宗紀俱作閏四月甲辰此脫閏字

曾三異校定曰皆書其在唐所授

謹案投當作授

武昭武定

謹案舊唐書哀帝紀武昭作戎昭通鑑同注云戎昭領金均房此作武昭誤

又殺宰相柳燦太常卿張廷範

謹案燦當作璨延當作廷

戊寅封鴻臚卿李崧介國公為二王後

謹案薛史帝紀開平元年三月（薛紀于此不係日屬之丙申之後則非戊寅日）以鴻臚卿李崧唐室宗屬封萊國公為二王後有司奏萊國公李崧從合酉三廟於西都云云十二月立

二王三恪南郊禮儀使狀案唐朝以後魏元氏子孫韓國公爲三恪以周宇文子孫爲介國公隋朝楊氏子孫爲酅國公爲二王後今國家受禪封唐朝子孫李從爲萊國公參詳合以介國公爲三恪酅國公萊國公爲二王後五代會要略同此下亦有以介國公爲二恪酅國公萊國公爲二王後之文知爲介國公者斷非唐朝子孫而萊國之名亦是從非訛也

癸巳卜郊

謹案監本卜上有改字此脫誤

翰林學士承旨禮部侍郎張策爲刑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謹案張策傳拜翰林學士太祖卽位遷工部侍郎奉旨奉旨本承旨梁避嫌名改此仍薛史策傳之誤而彼梁紀則固作奉旨也此下書杜曉入相亦作承旨誤同

三年春正月甲戌如西都

謹案世多以梁爲都汴州其實不然通鑑於開平二年云是歲帝將遷都洛陽語蓋本薛史薛史帝紀云開平三年正月己巳奉遷太廟四室神主赴西京甲戌發東都己卯入西都是日御文明殿受朝賀是梁此時實自東都遷于西都而此僅以如西都爲文非也且不特此也薛紀開平元年十月帝以用軍未暇

西幸文武百官等久居東京漸及疑訝令就便（此句當有脫字）各許歸安其宰臣張文蔚已下並先於西京祗候

云云又乾化元年二月壬戌詔曰東京舊邦久不巡幸宜于今月九日幸東都云云似是梁因乎唐本以洛陽為都特襲位伊始未遑議遷且制置東方利在便近故于受命之邦並建東都而郊禋大禮仍就西都行事厥後均王定亂袁象先遣趙巖賫傳國寶至東都請王即位於洛陽而王報之曰大梁國家創業之地何必洛陽（語見通鑑）可知洛陽自為上都而東都則止是唐東都之比故晉張昭遠亦云汴州在朱氏稱制之年有京都之號（見薛史晉高祖紀）則知此下乾化二年

貞明三年俱書如西都其內開封而外洛陽者語皆不合也然細核歐公書此本無義例如晉已定都汴州矣而天福八年二月出帝至自鄴都上亦書如東京是也

夏四月丙午知俊克延鄜坊三州

謹案上云天復二年鄜坊李周彝來降以後不言鄜坊復附于岐新唐書昭宣帝紀於天祐三年書九月乙亥匡國軍節度使劉知俊陷坊州十月辛巳楊崇本會鳳翔涇原鄜延秦隴兵以討朱全忠蓋鄜坊之地岐汴得失不常史亦不備著也

護國軍節度使楊師厚爲西路行營招討使

謹案護國河中軍號師厚傳無鎮河中事此時鎮河中者爲朱友謙而師厚方鎮陝州陝州鎮國軍也此護國當是鎮國之誤

赦流罪以下因求危言正諫

謹案因當作四屬上句胡氏士震云

天雄軍節度使楊師厚爲北面行營招討使

謹案通鑑乾化元年正月以楊師厚爲北面都招討使將兵屯河陽二月師厚引兵救邢魏晉屯魏州二年七月師厚于魏州引兵入牙城據位視事本史師厚傳略同則當師厚初爲北面招討使羅周翰尚在天雄師厚方爲鎮國軍節度使并未即屯魏州也此

云天雄軍節度使誤

三月乙亥德音云云

謹案三當作五卽上文可據

末帝

武寧軍節度使蔣殷反天平軍節度使牛存節討之

謹案此事薛史統繫九月通鑑先書殷叛繼書九月命將討之此不具時月直屬之四月丁丑之後非也

三月鎮南軍節度使劉鄩及晉人戰于故元城敗績

謹案唐紀晉王敗劉鄩上繫正月而于此下方紀三月通鑑則在二月此據薛史梁紀及劉鄩傳與唐紀異

秋七月晉人取相州張筠奔於京師安國軍節度使闕

寶叛附於晉

謹案唐紀晉人取相州邢州在八月又職方攷邢州

梁爲保義軍莊宗改曰安國此安國軍當作保義軍

橫海軍節度使戴思遠奔于京師

謹案文獻通攷滄州唐爲橫海軍又改義昌軍梁改

順化軍此橫海軍當作順化軍

四年正月

謹案歐公修唐書于帝紀例不書時若五代帝紀因

年時月日多具也此脫春字後間有不書時者不悉

出

是歲泰寧軍節度使張守進叛附於晉亳州團練使劉鄩爲兗州安撫制置以討之注云舊史不書以其日月故書於歲末

謹案監本制置下有使字又薛史張守進附晉梁紀係五年三月五代春秋同張萬進即張守進傳作四年七月劉鄩傳仍作五年通鑑攷異並舉紀傳之互文以明薛史之難據因定從莊宗實錄作四年八月此書於四年之末亦有不敢徵實之意然則非舊史不書而以其月日也

注云書曰梁以見唐莊宗之立速也四月莊宗立稱唐十月梁始亡見唐不待滅而立

謹案此書梁亡史家之常例也亦快辭也紀前不書唐之建號彿氏已謬云於梁無所利害也此乃又謂見唐不待滅梁而立曲說無當周世宗紀宋興下注同

唐本紀

莊宗

簡方行至鳳州軍潰

謹案舊唐書懿宗紀咸通十四年三月以盧簡方為振武節度使至嵐州而卒此鳳字當作嵐又軍潰上亦當有卒字此脫誤

宣慰六州三部落使注云六州三部落皆不見其名處

謹案六州即六胡州魯麗含塞依契也舊唐書李吉甫傳元和九年於經略故城置宥州六胡州通鑑德宗貞元二年馬燧擊吐蕃河曲六胡州皆降遷于雲朔之間注云六州時已爲宥州蓋諸部酋長各以舊州名帶刺史故于時猶有六胡州之名又懿宗咸通九年沙陀三部落注云沙陀薩葛安慶分爲三部則二部落當即此三部也

明年孟方立死其弟遷立

謹案新舊唐書昭宗紀孟方立之死在龍紀元年上距僖宗光啓二年以詔書召克用使討朱玫中間已隔二年此云明年誤又此上天子出居于興元之上

漏書二年巳將朱玫立襄王事混在光啓元年之下而此稱明年則又誤中之誤李茂貞傳云光啓元年朱玫反蓋歐公于此實誤

以濬爲太原四面行營都統韓建爲副使

謹案新舊唐書昭宗紀此時爲張濬副者京兆尹孫揆也據舊紀韓建以華州節度使爲北面行營招討都虞候供軍等使通鑑作供軍糧料使此云副使非也又韓建上亦當有華州二字

又遣康君立取潞州

謹案梁太祖紀亦作康君立攻潞州與此同而李存孝傳云存孝取潞州功爲多而太祖別以大將康君

立爲潞州留後語復不合

昭宗復以張濬爲相

謹案新唐書張濬傳云韋昭度死復用孔緯爲相故濬亦拜兵部尚書將復用舊唐書同則此特昭宗意欲如是其實張濬未嘗再入相也此復上當有欲字或將字

秋李嗣昭復取澤潞

謹案薛史光化元年十二月武皇遣李嗣昭下澤州二年三月汴人復陷澤州新唐書昭宗紀同此旣節去此二條則此處復字于澤州未協

以李嗣昭爲潞州留後後七年

謹案衍一後字

西突厥有鐵勒延陀阿史那之類爲最大

謹案監本延上有薛字此脫誤

初克用破孟方立于邢州

謹案薛史武皇紀克用攻邢州在龍紀元年本史孟方立傳亦不的著其年而此紀上卷則更絕不言其事此處乃以上文已見者然致讀者據前有大順元年克用擊破孟遷之文疑此當是孟遷而非方立知不然者下云時存勖方五歲莊宗生光啓元年破方立之年正五歲若破孟遷則在後一年非五歲矣歐本不誤特此語意爲有不合耳嚴氏元照云

甲子如洛京註云洛京從當時語

謹案通鑑攷異云梁以汴州爲東京洛京爲西京莊宗以魏州爲東京太原爲西京眞定爲北都及滅梁廢東京爲汴州以永平軍爲西京而不云以洛陽爲何京若以爲東京則與魏州無以異諸書但謂之洛京亦未嘗有詔改梁西京爲洛京至同光三年詔依舊以洛京爲東都或者以永平爲西京時卽改梁西京爲東京而史脫其文也今攷五代會要云唐興以魏州爲東京以東都爲洛京則是當時固實有其文史闕不具注云從當時語非也

癸未立劉氏爲皇后注云立得其正者曰以某妃某夫

人某氏爲皇后其不正者直曰立某氏爲皇后嫌與得正同爾無褒貶也

謹案李先生汝麟曰立后有正不正之別則既有褒貶矣而云無褒貶何也

及其三子於蜀

謹案郭崇韜傳崇韜有子五人其二從死于蜀攷薛史崇韜傳作廷訓廷誨隨父死于蜀此三字當作二字

趙在禮陷鄴都武寧軍節度使李紹榮討之

謹案薛史同光二年六月以前保義軍留後李紹眞即霍彥威爲徐州節度使以徐州節度使李紹榮即元行欽爲

宋州節度使四年三月命宋州節度使元行欽率騎三千赴鄴都招撫詔徵諸道之師進討攻本史霍彥威傳莊宗滅梁彥威自陝來朝明年徙鎮武寧明是行欽徙歸德而彥威代之也今行欽傳既略之而此又仍伦武寧節度使誤矣

甲辰成德軍節度使李嗣源討趙在禮

謹案通鑑于是日係甲寅蓋是年正月戊午朔見薛史二月戊子朔通鑑伦己丑朔誤蓋若己丑則下至丁巳僅二十九日不得爲三月朔日矣薛史于己丑推冠以二月不言是朔而下于癸丑之日明言二十六日是以戊子爲二月朔日乃與通鑑之三月係丁巳朔正合也三月丁巳朔見通鑑薛史伦丁未誤甲寅則二月二十七日也此伦甲辰乃仍薛史之誤夫薛史于上

已書甲辰矣其時元行欽尚在澶州討賊之事未遽
以命嗣源也乃自此再書甲辰以下逐日蹕誤訛于
四月朔日歐史仍之故此下如本紀之三月甲子乙
丑壬申甲戌明宗紀之三月壬子甲寅丁巳壬申其
紀事常差十日俱誤也然薛史莊宗紀于四月伀丁
丑朔而明宗紀伀四月丁亥朔此卻從明宗紀不誤
龍驤指揮使姚彥溫以前鋒軍叛降于李嗣源入于汴
州
謹案嗣源下當仍有嗣源二字文義始明
明宗
同光元年從鎮橫海云云乃以步騎五千涉濟至鄆州

襲破之即拜天平軍節度使蕃漢馬步軍副都總管

謹案薛史帝紀天祐十三年授邢州節度使十四年進檢校太保十八年十月莊宗以帝爲蕃漢副總管加同平章事二十年代李存審爲滄州節度使即橫海軍四月莊宗即位進檢校太傅兼侍中尋率步騎五千襲鄆州下之授天平軍節度使此于帝之進位保傅等俱略不具而以拜蕃漢副都總管係之徙鎮天平之後則誤也

嗣源行過鉅鹿掠小坊馬二千匹以益軍

謹案鉅鹿在邢州東北正直魏州之北嗣源自魏南行不得道出鉅鹿據薛史佗三月十一日發魏縣至

相州獲官馬二千匹本史康福傳亦云明宗自魏過相州福以小坊馬二千匹歸命則鉅鹿當是相州之誤又別本于紀之二千有作三千者亦當從二爲是

雲南山後兩林百蠻都鬼主右武衛大將軍李卑晚

謹案兩林楚世家四裔附錄俱作兩林攷薛史唐紀亦作兩林此誤

隨州刺史西方鄴取夔忠萬州

謹案西方鄴傳作夔州刺史薛史紀傳並同此作隨州誤葉氏家煐云

三年春正月丁巳契丹陷平州

謹案此本薛史唐紀及契丹傳通鑑此條下注云元

年冬盧文進來奔唐得平州至是復爲契丹所陷四
裔附錄亦云契丹嘗莊宗明宗時攻陷營平二州攻
薛史劉守光傳守光僭號之日契丹陷平州其年爲
晉之天祐八年遼史太祖紀天贊二年正月克平州
二月以平州盧龍軍置節度使遼之天贊二年乃唐
莊宗同光元年即四裔附錄固云自唐末幽薊割據
戍兵廢散契丹因得出陷平營而于下方紀莊宗之
末趙德鈞鎮幽州云云知契丹之陷平州實在明宗
之前再攷盧文進傳云文進自平州率衆數萬歸唐
薛史文進傳亦云文進自平州率所部十餘萬衆來
奔行及幽州先遣使上表曰臣十月十日決計殺在

城契丹取十一日離州押七八千車乘十五萬生靈

十四日巳達幽州又本史張希崇傳云明宗時盧文

進自平州亾歸契丹因以希崇代文進爲平州節度

使通鑑所記亦同是文進歸唐未嘗挈平州以來此

正如張希崇代鎮平州後亦率其麾下南奔而平州

之屬契丹者如故也則明宗時不當復有契丹陷平

州之事疑不能明

殺捧聖都軍使李行德大將張儉

謹案安重誨傳作十將張儉薛史唐紀同纂誤錄此

紀文亦作十將此誤

甲寅董璋陷遂州武信軍節度使夏魯奇死

謹案夏魯奇傳作董璋攻遂州城中食盡魯奇自刎死與此同而董璋則云孟知祥攻陷遂州後蜀世家亦云李仁罕克遂州夏魯奇死之語各異又薛史攷證曰攷通鑑正月庚午李仁罕陷遂州夏魯奇自殺薛史云四月甲寅以遂州節度使夏魯奇歿于王事廢朝則遂州之陷自在正月而歐史誤以奏聞之日爲城陷之日也愚案歐紀誠誤然後蜀世家于李仁罕克遂州係之二年正月卻又不誤

幸士和亭

謹案各本俱作士和亭通鑑注引此亦同而纂誤所據此紀及從榮傳文士字俱作上字疑當以上字爲

正

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康意誠殺三司使孫岳

謹案意當作義

愍帝

天成三年出爲宣武軍節度使徙鎭河東

謹案此本薛史閔帝紀攷薛史明宗紀天成三年四月以皇子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從厚愍帝諱爲汴州節度使即宣武軍四年二月乙卯以樞密趙敬怡權知汴州軍州事四月壬子以皇子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從厚爲北京留守然則當趙敬怡權知汴州之後愍帝旋隨駕還洛陽二月甲子車駕發汴州而仍爲河南尹判六

軍諸衛事也薛史於明紀脫此一節則下之河南尹云云語爲失據而閔紀如之無怪歐史之亦仍其失也

兵部尚書李轔爲鹵簿使

謹案轔當作鏻

左僕射權判河南府盧質爲橋道頓遞使

謹案盧質傳作右僕射薛史紀傳竝同此左字誤

回鶻可汗王仁美遣使者來

謹案四裔附錄回鶻唐莊宗時王仁美遣使者來莊宗冊爲英義可汗是歲仁美卒天成二年常作三年說在四裔附錄有權知國事王仁裕而仁裕訖五代常來朝貢然

則當愍帝時回鶻之名仁美者其死已久矣而此及清泰二年晉紀天福三年四年俱有回鶻可汗王仁美其應順及天福三年者亦見薛史帝紀通鑑天福四年回鶻可汗仁美注云據會要仁美當作仁裕不知此之仍譌者已多也

廢帝

明宗入立拜從珂河中節度使封潞王

謹案薛史明宗紀及末帝紀從珂封王在長興四年已在鎮鳳翔之後此先書封潞王而下以是時起事且方紀長興三年非也

西京副留守劉遂雍叛于唐來降

謹案潞王雖自爲一家其號猶是唐也此專以唐屬
愍帝言之非矣下並同
慈州刺史宋令詢死之
謹案宋令詢薛史有傳佗磁州刺史此慈字誤
夏五月辛卯宣徽南院使劉延晧爲樞密使
謹案是年正月丙申朔二月丙寅朔則五月不得有
辛卯薛史佗四月辛卯得之
夏五月乙卯建雄軍節度使張敬達爲太原四面都招
討使義武軍節度使楊光遠爲副
謹案此本薛史攷此下有戊申已酉壬子等日則五
月中不得先有乙卯通鑑以此係之六月甲戌范延

光爲天雄四面招討使之下者得之

六月癸亥以令昭爲右千牛衛將軍權知天雄軍事注云他命官不書以此書以者明令昭猶可以

謹案一本軍下有府字又各史帝紀于命官例多書以惟歐公不然（本史及新唐書並同）亦意在簡嚴故省以字非謂不書以者皆其不可以者也此處張令昭承上逐其節度使爲文若亦不著以字則爲不詞注乃謂明令昭猶可以夫爲屯將逐節度使據城以叛而曰猶可以也則他所命官豈多并不如令昭者乎謬甚

注云年五十一

謹案薛史帝紀及五代會要帝以光啓元年生至此

年五十二此伦五十一誤

晉本紀

高祖

順瀛漠蔚

謹案漠當伦莫後凡漠州字同

兵部侍郎李崧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樞密使

謹案纂誤劉處讓條引此樞密上有兼字

丁未楊光遠爲魏州四面行營都部署

謹案纂誤劉處讓條引此魏州伦魏府

安州屯防指揮使王暉殺其節度使周瓌

謹案李金全傳環佺瓌薛史周瓌有傳晉紀亦佺瓌

此誤

升廣晉府爲鄴都

謹案薛史唐紀天成四年六月詔鄴都仍舊爲魏府

此職方攷既畧之明宗紀亦不著其語則莊宗紀同

光三年已云改東京爲鄴都而此復云升爲鄴都不

可通矣

注云年五十二

謹案薛史帝紀及五代會要帝以唐景福元年生至

此年五十一此佺五十二誤

出帝

如京師使李仁廓使于契丹

謹案王氏鳴盛曰五代會要諸使有如京使則如京使官名也此衍師字錢氏大昕曰宋史王旦謂唐設內諸司使悉擬尚書省如京使如宋倉部也蓋掌倉庾之官取詩如坻如京之義

順德軍節度使杜重威爲都招討使

謹案薛史晉紀天福七年正月癸亥改成德軍爲順國軍丙寅以杜重威爲順國軍節度使本史馬全節傳亦云開運二年徙鎮順國此作順德誤安重榮傳職方攷並同

二年春正月契丹陷秦州三月庚戌馬全節克泰州

謹案馬全節傳秦州作泰州遼史太宗紀同攷五代會要唐天成三年升泰化軍爲泰州以淸苑縣爲理所晉開運二年九月移治滿城縣周廣順二年廢州其滿城縣割隸易州此秦字並是泰字之誤杜重威李守貞張彥澤傳並同

丙寅契丹寇邊己丑李守貞爲行營都部署義成軍節度使皇甫遇爲副

謹案契丹以丙寅寇邊而此以己丑命將相去二十四日疑太遲攷通鑑作己丑定州言契丹勒兵壓境

詔以李守貞爲北面行營云云者似爲得之

永靜軍節度使梁漢璋及契丹戰于瀛州敗績

謹案元豐九域志永靜軍唐景州周爲定遠軍宋改永靜攷薛史於此作貝州節度使梁漢璋通鑑正作永清節度使此靜字當是清字之誤

漢本紀

高祖

與晉高祖俱事明宗

謹案明宗上當有唐字

六月丙辰次河陽

謹案薛史作丙辰車駕至洛此河陽當是洛陽之誤

周本紀

太祖

加貞固司空逢吉司徒

謹案漢紀天福十二年貞固已守司空蘇逢吉傳乾祐二年加拜司空不言又加司徒薛史于此伦加貞固司徒逢吉司空者得之

請立泰寧軍節度使贇爲嗣

謹案泰寧係兖州軍號若徐州則武寧軍也此誤

六月辛亥范質及戶部侍郎判三司李穀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謹案王峻傳太祖入立拜峻右僕射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脩國史薛史峻傳同周紀正在廣順元年六月辛亥與范質李穀同日命相此獨不書

漏也

漢人來討攻自晉州注云云自晉州者見漢兵嘗誅罪人于京師自晉州而入耳攻城無得失不書此書者許漢來討

謹案薛史帝紀廣順元年二月晉州王晏奏河東步騎萬餘人來攻州城以今月五日五道齊攻然則漢之攻晉州已前此矣前不書而此書者前祇州將拒戰而此則朝廷特遣重臣也注語似密實疎

世宗

本姓柴氏邢州龍岡人也柴氏女適太祖是爲聖穆皇后

謹案周家人傳太祖后柴氏邢州堯山人與太祖同里薛史后妃傳則云后邢州龍岡人龍川別志又云周柴后魏成安人宋史張永德傳柴后父亦稱魏人柴翁語各異

榮爲左監門衛將軍

謹案汪本將軍上有大字薛史周紀及本史家人傳皆無之

榮領貴州刺史

謹案職方攷無貴州然唐宋諸地理書嶺南道下俱有之本史安從進傳亦云領貴州刺史知職方攷漏也

皇帝卽位注云於書封晉王正其非子矣其餘假稱嗣君之禮不待譏貶而可知

謹案太祖旣無子又無族屬之子而世宗則固養爲己子而心以天下屬之者也其行嗣君卽位之禮或亦未可厚非此等議論皆出濮議之異同有以致之

癸巳樞密院直學士工部侍郎景範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謹案薛史景範傳範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判三司理繁治劇非其所長世宗因其有疾乃罷司計尋以父喪罷相顯德三年冬以疾卒于鄉里攷薛史周紀景範罷相在顯德二年八月丁未而景範之卒據淄州

奏到卽在是年十二月丁卯池北偶談載鄒平縣景
範墓碑云顯德二祀冬十一月薨于淄川郡之私第
又云爰立之命帝心允孚而盡瘁之勞因成恙疾封
章屢上優詔褒稱以列卿歸第懸車故鄉嗟風樹之
忽驚訴昊天兮何極哀與性盡臥疾而終此書景範
入相而于後不書罷漏也又據碑範罷相後始遘父
喪薛史謂以父喪罷相亦誤
冬十月甲辰殺左羽林大將軍孟漢瓊
謹案薛史作孟漢卿通鑑同此瓊字誤
八月乙丑課民種禾及韭
謹案禾當是木洪氏朴云

三月辛亥李昪來買宴

謹案上云三月壬午朔辛亥乃三月三十日此下紀夏四月庚申而是年閏又在七月則此三月二字衍

冬十月丁酉括民租

謹案薛史云遣左散騎常侍艾穎等均定河南六十州稅賦攷五代會要顯德五年賜諸道均田詔略曰言念地征罕臻藝極須議並行均定所冀永適重輕今差使臣往彼檢括則此括字之所本也然此乃均田定賦而以括民租爲文似爲失之又當時河南一道不得有六十州據會要云詔賜諸道則當不止河南一道也薛史于此亦似有誤

嘗夜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慨然歎曰此致治之本也王者之政自此始乃詔頒其圖法

謹案田學紀聞曰攷之會要世宗見元稹在同州時所上均田表因製素爲圖賜諸道崔頌傳云世宗讀元稹均田疏命頌寫爲圖賜近臣遣使均諸道租賦史謂元稹圖誤也

五代史記纂誤補卷第二

歸安　吳　蘭庭

梁家人傳

然原其本

謹案汪本句下有末字

梁太祖母曰文惠皇后王氏單州單父人也

謹案職方攷單州唐末以宋州之碭山置輝州已而徙治單父後唐改輝州爲單州此單父若據唐言當稱宋州據梁言當稱輝州不得依後唐稱單州也下

張皇后傳之單州碭山縣同

然行義未必如先人也

謹案汪本如上有得字

太祖少以婦聘之

謹案北夢瑣言云張氏父曾爲宋州刺史温在同州得張于兵間因以婦禮納之歿后旣富家子又爲温同縣人則素知温者也温少時方傭食伦賊未必能聘婦者且伦賊後尚不知存歿則后又當以何時歸温乎以瑣言之云爲可信也

郴王友裕攻徐州

謹案友裕傳友裕前卽位卒追封郴王此從後稱之也龎師古張歸霸楊崇本傳竝同

天福元年后以疾卒

謹案通鑑注云張后殂于唐昭宗天祐元年然攷通鑑天復元年二月云全忠聞張夫人疾亟遽自河中東歸似后當以其時卒也汪本正作天復若天福為石晉年號其誤不辨可知

梁亾莊宗入宮

謹案汪本莊宗上有唐字宮作汴

友珪時為鄆州留後末帝時為忠武軍節度使

謹案薛史梁紀乾化三年以前鄆州節度使福王友璋為許州節度使然則友璋在鄆州已正授節度使非僅是留後也又許州在梁為匡國軍此以唐時忠武之號目梁之許州亦誤

妖人母乙董乙聚衆稱天子云云貞明四年友能以陳州兵反

謹案末帝紀陳州妖賊伀亂在貞明六年惠王友能反在龍德元年俱本薛史特係月稍不同此誤

太祖兼鎮護國軍以友裕爲留後遷忠武軍節度使

謹案太祖紀天復元年五月以王兼護國軍節度使通鑑天復元年十一月以韓建爲忠武節度使以前商州刺史李存權知華州是梁祖之兼護[illegible]下距韓建之以華州徙忠武僅數月耳趙犨傳犨[illegible]忠武節度使弟昶玥代立梁祖已降韓建徙玥爲同州留後則是玥去而韓建代之其閒不應有友裕又鎮忠武

也薛史宗室傳云太祖兼鎭河中以友裕爲留後尋遷華州節度使通鑑于天復三年二月云以朱友裕爲鎭國軍唐華州號節度使天祐元年十月云鎭國節度使朱友裕薨于梨園蓋李存先權知華州而友裕實繼鎭其地傳中無此一節則此忠武當是鎭國之誤

是時左降者必有後命

謹案薛史宗室傳友珪開平四年十月爲檢校司徒充左右控鶴都指揮使兼管四蕃將軍此上絕不言友珪所居官則此左降二字似爲失據

拜韓勍忠武軍節度使

謹案職方攷許州唐故曰忠武梁改匡國同州唐故

曰匡國梁改忠武梁互更同許軍號在開平二年五月故太祖紀同州節度使劉知俊爲潞州行營招討任三月壬午則書匡國軍節度使而六月壬寅爲西路行營招討即書忠武軍節度使其書法固甚密也　韓建傳建鎮許州太祖崩許州軍亂見殺

蓋此時牛存節方在同州而許州無帥則韓勍自是領許州也通鑑正作領匡國節度使此忠武軍當作匡國軍

以末帝爲汴州留後

謹案梁以汴州爲東都故末帝紀云以王爲東京留守開封尹此云汴州留後非也

唐家人傳

誰能從公

謹案汪本能伦肯

十二月已卯獵畋于白沙

謹案獵當伦臘見薛史莊宗紀

所失大半

謹案纂誤錄此傳文伦所亾大半

後嫁契丹突厥李贊華

謹案李贊華本名突欲今改托云非突厥也此誤

太祖四弟曰克讓克修克恭克寧皆不知其父母名號

謹案薛史宗室傳克讓爲武皇仲弟克修從父弟克

恭爲諸弟克寧爲季弟攷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國昌

子克恭克儉克用克柔四人則克恭乃太祖之兄且

同父也克柔亦見義兒傳薛史李嗣昭傳亦云武皇母弟克柔舊唐書鄭從讜傳國昌有子克章新唐書沙陀傳武皇又有弟克勤語各不同畧具薛史分注茲爲詳之

明年太祖復歸唐克讓還宿衞京師黃巢犯長安克讓守潼關爲賊所敗

謹案此節語俱本薛史薛史明年武皇昭雪克讓復入宿衞云云通鑑攷異謂國昌以乾符五年不受代朝廷發兵討之六年克用未嘗昭雪克讓何從得入宿衞廣明元年國昌父子逃入韃靼其冬黃巢犯長安克讓何嘗守潼關戰敗而死于佛寺攷薛史武皇

紀于克用之殺段文楚係之乾符三年歐史唐紀從
莊宗功臣列傳及舊唐書懿宗紀係咸通十三年則
唐紀固云明年僖宗卽位招輯之拜克用大同軍防
禦使亦得以昭季言之第唐紀于招輯之後復備著
沙陀侵鈔朝廷命將討擊之事其閒克讓何緣得入
宿衞也此傳語明與紀不符

克修字崇遠從討龐勛以功拜朔州刺史

謹案薛史宗室傳克修父德成初爲天寧軍使從獻
祖討龐勛以功授朔州刺史克修少便弓馬從父征
討所至立功是克修雖從征討而拜朔州刺史者乃
克修之父非克修也此處似誤

大祐十一年契丹攻破涿州

謹案天祐十一年當梁乾化四年契丹無攻陷涿州事攷薛史唐宗室傳天祐十九年契丹犯燕趙陷涿郡嗣弼舉家被俘通鑑以其事係梁龍德元年十二月當爲晉之天祐十八年而此作十一年則是誤也

入說孟氏數以迫克寧

謹案汪本孟氏下仍有孟氏二字

太祖子八人

謹案通鑑攷異引實錄謂克用遣子存貞詣行在當即是存勖之誤而通鑑于中和四年書克用將李存貞敗黃揆于沙苑乾寧二年書克用遣其將李存貞

爲前鋒及敗邠寧軍于梨園則河東固自有李存貞其人者據薛史武皇紀則敗邠寧軍于梨園者又自爲李存信餘具薛史分注

同光三年十二月辛亥詔封存美等七人爲王

謹案五代會要存美等並同光三年閏十二月封通鑑亦作閏月辛亥蓋閏十二月二十三日也此脫閏字

存霸歷昭義天平河中三軍節度使

謹案職方攷潞州唐故曰昭義梁曰匡義唐改安義此昭義當作安義餘倣此

存美素病風居太原與存禮皆不知其所終

謹案此與本薛史閩書云唐莊宗弟薛王存禮値郭
從謙之亂匿名避難樂延平山水留居焉

莊宗五子長曰繼岌其次繼潼繼嵩繼蟾繼嶢
謹案劉皇后傳有皇幼子滿喜未知即是繼嶢否

十月已酉繼岌至緜州衍上箋請降
謹案莊宗紀伦十一月已酉此十下脫一字

先鋒康延孝叛
謹案纂誤于後蜀世家先鋒康延孝條下云延孝乃
後殿非先鋒其誤已在唐家人傳解訖今檢纂誤于
此無其文蓋采綴時所闕者也

乃拜從諲爲彰信軍節度使

謹案職方攷曹州晉開運二年置威信軍漢廢周廣
順二年置彰信軍通鑑于此正作威信節度使此誤
明宗四子曰從璟從榮從厚從益
謹案明宗有子從璟見薛史本紀天成三年此不著
莊宗憐其言賜名從璟以爲已子
謹案薛史宗室傳作莊宗改其名爲繼璟以爲己子
莊宗子名皆連繼字似作繼璟爲是
長興元年拜河南尹兼判六軍諸衛事
謹案薛史唐紀天成四年四月壬子以皇子河東節
度使從榮爲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宗室傳略同本
史愍帝紀亦云天成三年爲宣武軍節度使明年徙

鎮河東明是從榮去河東而愍帝代之也此云長興元年誤

見者震懾

謹案汪本震上有皆字

初從榮尙忌宋王從厚賢于已

謹案侍氏胡曰尙疑是常

宏實騎兵五百自左掖門出方渡河

謹案宋會要唐洛陽圖端門前舊有四橋曰穀水曰黃道在天津橋之北曰重津在南竝爲疏導洛水此上云從榮行至天津橋因陳兵橋北而端門已閉則朱宏實自左掖門出所渡乃洛水也本史他處必流

河渖河之類甚多然尙係以本名此徑從土俗語伦

渡河者更誤

出鎭保義從河中長興四年夏封洋王晉高祖立徙鎭

威勝 宋本

謹案廢帝紀帝爲鳳翔節度使從北京留守以李從

璋爲代 薛史李從璋傳受命代潞王于岐會潞王舉兵入洛事遂寢 攷薛史唐紀

應順元年正月以安彥威爲河中節度使二月以前

河中節度使洋王從璋權知鳳翔軍府事本史廢帝

紀亦見河中安彥威知從璋固早去河中而晉初之

授威勝不可以言從鎭矣此處語多未核

從溫初爲北京副留守歷安國忠武義武成德武寧五

節度使

謹案薛史唐紀長興二年九月許州節度使（即忠武軍）李從溫移鎮河東四年正月以前河東節度使李從溫爲鄆州節度使十一月以鄆州節度使李從溫爲定州節度使（即義武軍）從溫傳略同此脫去河東鄆州二鎮疎也又案成德係常山軍號薛史李從溫傳固云長興四年十一月移鎮定州兼北面行營副招討使尋又移鎮常山淸泰中加同平章事改鎮彭門（即武寧軍）然攷薛史唐紀淸泰二年二月庚午定州節度使李從溫（今本作王從溫溫當是字誤）移鎮兗州晉紀天福二年正月泰寧軍（即兗州）節度使李從溫加食邑實封改功臣名號三

月兗州李從溫奏節度副使王謙云云三年四月甲午泰寧軍節度使李從溫加兼侍中五年三月辛未以兗州節度使李從溫為徐州節度使七年七月乙巳徐州節度使李從溫加兼中書令卽無以義武從成德之文況應順清泰間鎭成德者爲范延光石敬瑭皇子重美及董溫琪歷有其人李從溫無由亦鎭常山也今據薛史本傳下有高祖卽位從溫時在兗州云云定知所云移鎭常山者當是移鎭兗州歐史乃沿其誤也又據薛史帝紀從溫移兗州在清泰二年加侍中在天福三年從徐州在五年而傳先云移鎭常山繼云清泰中改鎭彭門高祖卽位之明年加

侍中與紀多參錯不合

晉高祖立復爲忠武軍節度使

謹案薛史晉少帝紀天福八年四月以徐州節度使李從溫爲許州節度使從溫傳同然則從溫復鎭忠武已不當高祖時矣此誤

明宗諸子八人

謹案薛史莊宗紀明宗紀俱有李從璨爲明宗諸子蓋八人者之一也又明宗紀長興四年九月皇孫重光重哲並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秦王宋王子也此皆不著

晉家人傳

過平州出榆關行砂磧中

謹案通鑑唐紀榆關注云榆當作渝此渝關在營平之間古所謂臨渝之險者也漢書音義渝音喩又唐勝州界有榆關隋之榆林郡界二關有渝榆之異史家傳寫混淆無別又後梁紀渝關注引金人節要曰平州之東乃渝關又金人行程曰自營州東至渝關沃野千里北限大山其山之南五穀百果良材美木無所不有出關未數里則地皆瘠鹵則作榆字誤也

四裔附錄同

得地五千餘頃

謹案監本五千作五十通鑑作得田五十餘頃而薛

史晉少帝紀却伦五千當俱傳寫之誤
子曰重貴重信重義重英重允重睿重杲
謹案監本汲古閣本重允俱作重進若重允則固在
六弟之數矣
天福三年正月贈敬威敬德皆爲太傅并贈敬殷以檢
校太子賓客亦贈太傅
謹案薛史宗室傳廣王敬威天福二年冊贈太傅高
祖紀敬德敬殷贈太傅亦在天福二年正月此云三
年字誤
重允鄭王
謹案晉紀天福七年正月皇子故皇城副使贈太保

重裔再贈太傅追封郯王八年五月皇兄贈太傅郯王重裔贈太師重裔即重允而兩處俱作郯王此作鄖王字誤薛史宗室傳字又作郯五代會要同郯是越州縣當時無有以縣名封王者亦誤

三年五月遣宗正卿石光贊云云

謹案上已書三年此複出

漢家人傳

注云隱帝舊史實錄皆無皇后帝立三年崩時年二十蓋未嘗立后也

謹案楊邠傳帝欲立耿夫人爲后邠以爲不可薛史作邠以爲太速或當在喪三年內也會耿夫人亦卒

自是遂不及立后矣注語贅甚又未悉也

周家人傳

故第二子青哥贈太尉賜名侗

謹案此下載世宗顯德四年四月詔稱故皇弟贈太保侗可贈太傅追封鄭王然則初贈是太保非太尉且惟是太保故得加贈太傅若已贈太尉則其上惟有太師豈容反加太傅乎薛史太祖紀世宗紀俱作贈太保而宗室傳則云贈太尉此正仍其誤此條纂誤已及之然引而不發故為詳之

是時王溥汪晏王彥超韓令坤等

謹案汪當作王

宣懿皇后符氏其祖秦王存審

謹案薛史后妃傳作祖存審追封秦王本史符存審傳不言追封而此直云秦王存審所未安也

世宗辨急多暴怒

謹案辨當作卞

梁臣傳

龐師古

師古營淸口地勢卑或請就高爲柵不聽淮人決水浸之請者告曰淮南決河上流水至矣

謹案淮人當作淮南人蓋淮特水名若淮南人可稱淮人將河南江南之人亦可稱河人江人矣別本下

淮南并伦淮人非也史他處如淮人淮兵之類不及校舉也皇甫暉傳之周師征淮亦同又淸口即今之淸河淮南人所決之水則淮水也此從俗伦河亦非是

葛從周

秦宗權掠地潁亳及梁兵戰于焦夷

謹案此事在唐光啟元年新唐書地理志亳州城父天祐二年更名焦夷此已稱焦夷非也

以蔣暉監其軍

謹案薛史伦都監蔣元暉此當以諱去元字下同然太祖紀及蔣殷傳俱伦蔣元暉宜刊定從一

霍存

太祖曰瑾來必與時溥俱不若遣兵邀之文多不錄

謹案監本汲古閣本兵俱作存又據上云梁攻鄆州朱瑾來救而太祖云然似謂朱瑾必與時溥俱救鄆州也攷梁家人傳友裕圍時溥于徐州朱瑾以兵救溥友裕敗瑾于石佛山龐師古傳略同薛史霍存傳亦云朱瑾將兵二萬援彭門存領騎軍馳赴之與徐兗之衆合戰于石佛山下大敗之則是朱瑾救徐州而霍存敗之非時溥能與朱瑾俱來鄆州此與事實不合又傳下云瑾果與溥俱出迷離語亦恐有誤

張存敬

太祖表存敬護國軍留後復徙宋州刺史未至卒于河

中

謹案存敬本爲護國留後徙宋州而卒于河中則當云未行或未赴而不當云未至也

寇彥卿

復拜襄州防禦使

謹案薛史伦相州防禦使改襄州當時爲山南東道節度使非防禦州也此誤

徙鎮威勝

謹案職方攷鄧州梁置宣化軍唐改威勝此威勝當

伦宣化

康懷英

因取其翟州而還

謹案大平寰宇記坊州鄜城縣李茂貞建爲翟州梁改禧州宋已廢州故職方攷不著然徐氏于此不注疎矣

劉知俊叛奔于岐以懷英爲保義軍節度使西路副招討使

謹案懷英陝帥也職方攷陝州唐故曰保義梁改曰鎮國後唐復曰保義若梁之保義自在邢州王檀傳太祖即位遷保義軍節度使力戰全邢州紀于開平三年先書保義軍節度使王檀爲潞州招討使繼書鎮國軍節度使康懷英伐岐可見命將致討各就近

鎮此處之保義當依紀作鎮國固在陝而不在邢也本傳上文表佑州刺史遷保義軍節度使尚在唐時則陝州稱保義軍不誤又案紀于三年十一月書康懷英伐岐薛史作帝遣陝州康懷英華州寇彥卿率兵攻迫邠寧當是兩鎮各以兵西伐而初無招討使之目本史帝紀四年八月書楊師厚爲西路行營招討使以伐岐通鑑作師厚爲招討使而以會感化節度使康懷貞爲之疑懷英于四年從感化後乃爲副招討耳此從薛史本傳

劉鄩

自黎陽濟河保滑州末帝以爲義成軍節度使

謹案職方攷滑州唐故曰義成以避梁王父諱改曰

宣義此義成當作宣義霍彥威和凝傳竝同

明年河朔皆入于晉降鄩亳州團練使

謹案劉鄩故元城之敗在梁貞明二年而衞惠洺相邢滄貝諸州即相繼入晉故通鑑于是年九月云于是河北皆入于晉惟黎陽爲梁守也此明年二字當屬鄩降亳州團練使言之然語爲失次薛史梁紀于貞明二年云是歲河北諸州悉入于晉此省去諸州二字而單言河朔則于黎陽之尚爲梁守者事又不協又薛史鄩傳貞明二年三月鄩戰敗自黎陽濟河至滑州尋授滑州節度使詔屯黎陽二年二月晉悉衆攻黎陽鄩拒之而退及鄩歸闕再授開封尹領鎭

南軍節度使九月落平章事授亳州團練使此于鄴之再尹開封領鎮南皆不著

牛存節

同州劉知俊叛奔鳳翔乃遷存節匡國軍節度使

謹案此以存節鎮同州也同州在梁爲忠武軍此作匡國誤

張歸霸

乾化元年拜鎮國節度使以疾卒

謹案薛史張歸厚傳乾化二年拜鎮國軍節度使明年夏以疾卒于位此于二年作元年并歸厚之卒亦似在元年者恐誤

徐懷玉

拜保大軍節度使友珪立朱友謙附于晉以襲鄜州執懷玉殺之

謹案此本薛史本傳據云開平三年制授鄜坊節度使乾化二年河中朱友謙遣兵襲鄜州懷玉無備爲所擒遂害之攷本史高萬興傳牛存節爲保大軍節度使已而劉知俊叛乃徙存節守同州以萬金爲保大軍節度使貞明四年萬金卒乃以萬興爲鄜延節度使薛史高萬興傳略同劉知俊之叛在開平三年高萬金卽以其時代牛存節鎮鄜州至貞明四年而死則於中不應又有徐懷玉在鄜州也再攷朱友謙

傳本史及薛史俱無襲鄆州事疑有誤

楊師厚

楊師厚潁州斤溝人也

謹案通鑑注九域志萬壽縣有斤溝鎮萬壽唐汝陰之百尺鎮也此仍薛史之文然溝下當有里字

拜山南東道節度使

謹案薛史楊師厚以齊州刺史加檢校司徒徐州節度使已乃授襄州節度使此不言先授徐州凡史傳于人所歷官其無事可紀者固不妨從略若唐末及五代時節鎮勢有畸重每關理亂之故自宜比他史詳之不嫌冗瑣爾又舊唐書哀帝紀天祐三年六月

甲申敕襄州忠義軍額宜停依舊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此在天祐二年當代忠義軍節度使方與他書節鎭之例相符

以功遷保義軍節度使

謹案薛史梁紀開平四年二月楊師厚赴鎭于陝師厚傳亦代四年二月移陝州節度使陝州梁爲鎭國軍本史梁紀開平三年十一月書鎭國軍節度使康懷英伐岐而懷英傳誤從唐陝州軍號代保義此則懷英遷去師厚繼爲陝州節度使故與康傳之誤同也

三月不能下

謹案纂誤錄此文作三日不能下徐氏于月下固注云一作日也孔氏廣森曰攷薛史作逾旬然則月日皆非是愚攷通鑑師厚圍棗強係二月乙亥拔棗強係三月丙戌相去十二日則薛史是也

師厚遂逐其帥

謹案師厚以宣義軍節度使兼北面都招討使軍于魏州而羅周翰自爲天雄軍節度使此上云師厚悉領梁之勁兵而于遂逐羅周翰直云遂逐其帥語殊鶻突

賀瓌

末帝時遷左龍虎統軍宣義軍節度使貞明元年魏兵

亂文多不錄末帝乃以環爲招討

謹案薛史梁紀瓌充宣義節度在貞明三年十一月其遷左龍虎統軍據薛史本傳及袁象先傳定當在乾化三年梁紀乾化三年四月以左龍虎統軍袁象先爲開封尹云云是象先遷去而賀瓌代之也此貞明元年云云乃提掇舊事爲環爲招討使起本耳若以此爲順時挨敘則非其次矣其實貞明元年四字可省只于魏兵亂上加一自字便明順矣

貝衛洺磁諸州皆入于晉

謹案職方攷磁州梁改曰惠州唐復曰磁州此磁字當作惠字張源德朱漢賓傳竝同又案新唐書地理志惠州本磁州天祐三年更名然則磁之更惠尙在

唐時職方攷之徑伦梁改惠州者亦誤

晉軍取楊劉末帝乃以瓌爲招討使

謹案本紀貞明三年十二月宣義軍節度使賀瓌爲北面行營招討使已巳如西都卜郊晉人取楊劉語與此異攷薛史本紀於三年十二月丁卯云以賀瓌充宣義軍節度使而不言爲招討使于下云是月晉人陷楊劉賀瓌傳瓌授招討使在三年十二月晉取楊劉在四年春通鑑則云十二月丁卯以賀瓌爲北面行營招討使戊辰晉取楊劉語又各異

王檀

貞明元年又徙匡國

謹案薛史本傳云末帝卽位移授許州匡國軍節度使而于下方紀五年（卽貞明元年）則此誤也

王虔裕

中和三年孫儒陷河陽虔裕隨爽奔于梁

謹案舊唐書諸葛爽傳光啓二年爽卒子仲方爲孟帥俄而蔡賊孫儒攻之城陷仲方歸于汴新唐書爽傳及僖宗紀竝同惟舊僖宗紀則云光啓二年十二月孫儒陷河陽諸葛爽奔歸汴州不言爽子仲方顯與傳異然俱是光啓二年而此作中和三年似又誤也

謝彥章

貞明四年晉攻河北

謹案自貞明二年河北諸州已悉入于晉彦章與賀瓌屯行臺時晉軍方略鄆濮軍于麻家渡而云晉攻河北非也

唐臣傳

郭崇韜

彦章圖之

謹案圖當作圖

乃遣崇韜與毛彰將數千人夜行

謹案薛史本傳及唐紀俱作毛璋此誤

從鄆州入襲汴州八日而滅梁

謹案汴州之州字監本作用任氏大椿曰用字是

李嗣源爲成德軍節度使徙崇韜忠武

謹案薛史莊宗紀帝欲以李嗣源爲鎮帥移郭崇韜兼領汴州冊府元龜同光中崇韜再表辭鎮批答曰卿始納常陽請歸上將又稱梁苑不可兼權其再讓汴州所宜依允蓋嗣源先鎮宣武崇韜實領成德茲欲互易其處也此忠武當是宣武之誤

安重誨

徒陷彥溫于死而不能去潞王之患李嚴一出而知祥貳仁矩未至而董璋叛

謹案此謂楊彥溫孟知祥與李仁矩也歐公取便裁

對以爲此數人事下文方詳之故俱省去其姓然孟李尚可若彥溫則下又有趙彥溫事而亦不著其姓此等在古文多有之後世文字似不宜如此

但恨不與國家除去潞王

謹案重誨死後二年而從珂始封此于重誨口稱潞王蓋仍五代史闕文之誤

周德威

贈德威太師明宗時加贈太尉配享莊宗廟

謹案春明退朝錄五代至國初節度使皆自檢校太傅遷太尉太尉遷太師然無升秩明文則太尉亞于太師德威以太師而加太尉乃事之必不然者薛史

惟言天成中詔配享莊宗廟廷而已此疑有誤

符存審

存審三子彥超饒彥卿

謹案上文存審有子彥圖薛史存審子尚有彥能彥琳此止云三子非也

史建瑭

建瑭子匡翰尚晉高祖女是爲魯國長公主

謹案薛史史匡翰傳其妻魯國長公主高祖之妹也據薛史晉紀天福七年九月樂平公主史氏進封魯國大長公主壽安長公主烏氏進封魏國大長公主鄭國長公主杜氏進封宋國大長公主此皆高祖之

妹故俱由長公主進大長公主也【樂平下亦當有此長字蓋史脫文】

伦高祖女恐誤又薛史周書有史懿傳懿爲建瑭子匡翰之兄累歷州鎮檢校太師兼侍中封邠國公此不一及之何也又懿傳云本名犯太祖廟諱故改爲蓋懿本名匡威薛史晉漢紀俱有史威此史臣自以宋諱去匡字而或者謂懿本名匡懿遂誤認傳所云之太祖爲宋太祖而謂其諱爲宋人所附注者非矣

王建及

斧其竹笮

謹案笮當作筰又薛史李建及傳云建及本姓王武皇以典義軍賜姓名此傳全沒其事

元行欽

數日復幸汜水

謹案復上當有將字或謀字說詳伶官傳下

西方鄴

西方鄴定州滿城人也

謹案新舊唐書地理志滿城屬易州元豐九域志同

此仍薛史之文豈當時曾割屬定州而史失之與

父再遇爲汴州軍校

謹案薛史州上無汴字孔氏繼涵曰此下文云鄴居

軍中以勇力聞南渡河遊粱不用復歸云云則其父

當是本州軍校而非汴州也

符習

願授臣河內一鎮

謹案薛史河內作河南通鑑同此內字誤

明宗乃以房知溫代習鎮平盧拜公儼登州刺史公儼不時承命知溫擒而殺之

謹案本紀天成元年八月平盧軍節度使霍彥威殺其登州刺史王公儼語同薛史攷薛史明宗紀天成元年八月以前青州節度使即平盧軍符習為鄆州節度使以霍彥威代習三年十一月青州節度使霍彥威卒以王建立為青州節度使長興元年三月鄆州節度使王晏球移鎮青州是年四月王建立移鎮潞州三年八月晏

球卒鄆州節度使房知溫移鎮青州明是彥威卒于青建立代之建立去後晏球代之而知溫乃承晏球之後也本史房知溫傳天成元年拜泰寧軍節度使明年爲北面招討使屯于盧臺效節軍亂知溫以騎軍盡殺亂者是知溫于天成元二年閒不得在青州而殺王公儼者固霍彥威也此云房知溫殆因盧臺誅亂事相類而誤耳

孔謙

晉與梁相拒河上十餘年

謹案晉與梁相拒河上在收魏博後魏博入晉在梁貞明元年距梁亾首尾裁九年通鑑所云戰于河上

殆將十年者是也此云十餘年誤宦者傳王處直周

知裕等傳竝同纂誤說在劉皇后傳

謂崇韜曰鄴北都也云云因以憲留守北都

謹案莊宗紀同光元年四月以魏州爲東京鎮州爲

北都十一月復北都爲鎮州以太原爲北都此以北

都稱鄴誤

張延朗

以租庸使爲鄆州糧料使

謹案薛史租庸使作租庸吏此誤

李仁矩

光業私以書示樞密承旨李虔徵

謹案安重誨傳有樞密承旨李虔徽薛史董璋傳亦作李虔徽此誤

毛璋

莊宗滅梁拜璋華州節度使在鎮多不法議者疑其有異志乃徙璋鎮昭義

謹案李承約傳天成中邠州節度使毛璋有異志云云後遣人代璋璋即時受代薛史毛璋傳梁平授華州節度使今刻本作滄州節度使余見薛史元纂修本是華州知當是華州者以薛史莊宗紀同光二年二月云以右監門衛大將軍毛璋爲華州節度使三年九月云大舉伐蜀以華州節度使毛璋充行營左廂馬步都虞候知之蓋或因小說中有毛璋後帥滄海之語而改此華州作滄州也明宗嗣位錄平蜀功授邠州節度使薛史莊宗紀同光三年十二月壬戌以華

州節度使毛璋爲邠州節度使與傳不同勳多不法移授昭義節度使是其所爲不法自在邠州而此以其語係華州節度使之下又不言當明宗時殊非事實

劉延朗

延朗等請帝親征乃行至懷州契丹已立敬瑭爲天子以兵而南帝惶惑不知所之遣審虔將千騎至白司馬坡踏戰地審虔曰何地不堪戰雖有其地何人肯立于此不如還也帝遂還

謹案廢帝紀伦九月戊申如河陽閏十一月丁丑至自河陽若白司馬坡舊唐書薛暉傳有白司馬坡即白司馬坂也乃在洛陽之北河陽之南故薛史唐紀于踏戰地之日係之

已卯明是帝還洛陽後事此于帝不知所之下便接至白司馬坡而以帝遂還之語終之則似帝此時始自懷州還者疎矣

廢帝以昭允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爲河陽節度使與審虔文遇皆不知其所終

謹案薛史唐紀韓昭允入相在淸泰二年四月其罷在十二月此于帝紀皆不書漏也昭允之罷薛史云充河中節度使而此云河陽攷薛史淸泰二年九月以宋審虔爲河陽節度使三年五月以河陽節度使宋審虔爲河東節度使然則當昭允罷相出鎭不容亦在河陽而固當在河中矣通鑑明云充護國節度使又薛史晉

紀天福元年閏十一月辛巳唐末帝聚其族與親將宋審虔等自焚而死四年四月丙戌以韓昭允爲兵部尚書致仕周紀廣順元年三月丙子以兵部尚書致仕韓昭允爲尚書右僕射依前致仕顯德元年九月已亥以右僕射致仕韓昭允爲太子太保致仕則昭允與審虔俱非不知所終者也

康思立

康思立本山陰諸部人也

謹案薛史佗思立本出陰山諸部本史吐渾附錄有陰山府都督此誤倒

廢帝郎位以思立初無降意頗不悅之徙安遠又徙安

國

謹案薛史本傳長興二年移鎮陝州清泰初改授邢臺即安國軍唐紀清泰元年五月以陝府節度使康思立爲邢州節度使即無自保義即陝州徙安遠之文此或別有所據

康義誠

親軍之號始于明宗其後又有殿前都指揮使亦親軍也皆不見其更置之始

謹案石林燕語云殿前軍起于周世宗是時太祖爲殿前司都虞候初詔天下選募壯士送京師命太祖擇其武藝精高者爲殿前諸班而置都點檢位都指

揮上太祖賓由此受禪見于國史歐公五代史乃云
不知所始蓋攷之未詳也

藥彥稠

拜澄州刺史

謹案職方攷無澄州攷唐地志俱有澄州太平寰宇
記澄州于開寶六年併入邕州元豐九域志作開寶
五年廢澄州知五代時故有澄州也然則職方攷之
闕略者多矣

盧程

掌書記王誠歿于陣

謹案誠當作諴王諴薛史有傳本史契丹附錄亦作

王誠

少尹任圜莊宗姊壻也

謹案通鑑云光祿卿兼興唐少尹任圜圜之弟帝之從姊壻也云云攷薛史任圜傳父茂宏有子五人曰圖回圜團冏風采俱異武皇以宗女妻圜歷代憲二郡刺史則似爲李氏壻者圜也然余見薛史元纂修本妻下却有團字當是通鑑所本今本以一團字闕上下二句卽于文義不合況圜新舊傳俱無爲光祿卿與唐少尹事今薛史盧程傳亦作任團爲興唐少尹云云正疑傳寫者據圜傳有脫字而誤改團爲圜也

張憲

憲出奔沂州

謹案通鑑沂作忻今薛史亦作沂字誤也

何瓚

瓚慮莊宗事不成求畱守北京

謹案本紀同光元年四月以太原爲西京十一月復太原爲北都瓚本畱守太原此時慮莊宗事不成故求仍畱太原此于太原已稱北京非也盧質傳同

晉臣傳

桑維翰

彥澤以驍捍自矜

謹案捍當作悍

乃以尸賜其家云云

謹案薛史云漢高祖登極詔贈尚書令此于景延廣傳末書其贈官而維翰傳不書非也

吳巒

而巒猶守城不下

謹案何氏焯曰守城疑是城守

以令溫爲武勝軍節度使

謹案職方攷鄧州梁置宣化軍唐改曰威勝周始改武勝此作武勝誤段凝劉紀皇甫遇劉景巖王周凡二見常思折從阮傳竝同

漢臣傳

蘇逢吉

鳳翔李永吉初朝京師

謹案薛史晉紀開運三年十月丙戌鳳翔節度使秦王李從曮薨十一月庚寅以陝州留後焦繼勛爲鳳翔留後漢紀天福十二年七月庚子以鳳翔節度使檢校太師同平章事侯益依前鳳翔節度使加兼侍中又世襲傳李從曮子永吉歷數鎭行軍司馬是從曮卒後鎭鳳翔者固别有其人而永吉或第是行軍司馬故逢吉求貨而方許以一州也此云鳳翔李永吉直似永吉爲鳳翔節度者非也餘具纂誤

獄中上書

謹案監本伦獄上中書此誤

逢吉母見業等

謹案母當伦每

史宏肇

澤州霍令奇等

謹案薛史伦翟令奇通鑑同此誤

未有偏賜

謹案薛史伦未能徧有霑賜此偏字誤

王章

高祖卽位拜三司使檢校太尉隱帝卽位加太尉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

謹案薛史國初授三司使檢校太傅隱帝即位加檢校太尉此上之太尉當是太傅之誤

劉銖

高祖即位拜永興軍節度使

謹案薛史帝紀乾祐元年三月改晉昌軍爲永興軍此從後書之王景崇趙思綰傳並同若李周傳之以唐之西京稱永興則甚誤

又請增民租畝出錢三十以爲公用

謹案薛史伦每秋苗一畝率錢三千夏苗一畝錢二千以備公用與此多寡相懸此十字當是千字之誤

周臣傳

王朴

王朴字文伯東平人也

謹案史言唐地每州郡互舉然自乾元改郡稱州則宜書州而不書郡此東平當作鄆州它傳如譙郡袁存敬瑯琊臨沂王虔裕常山眞定皇甫遇范陽盧文進盧導渤海無棣李愚常山石邑史圭之屬其失並同

鄭仁誨

太祖入立以仁誨爲大內都點檢恩州團練使樞密副使

謹案本紀廣順二年三月內客省使鄭仁誨爲樞密

副使五月仁誨爲大內都點檢語稍異此紀傳俱本

薛史薛亦自異

扈載

扈載字仲熙北燕人也

謹案幽燕之地在春秋時稱北燕若唐之北燕州則

在隋涿郡之懷戎縣武德七年因北齊舊名置貞觀

八年改名嬀州是唐初雖有北燕州而此時則已久

名嬀州矣東都事略扈載之兄蒙係幽州安次人則

此當作幽州人也